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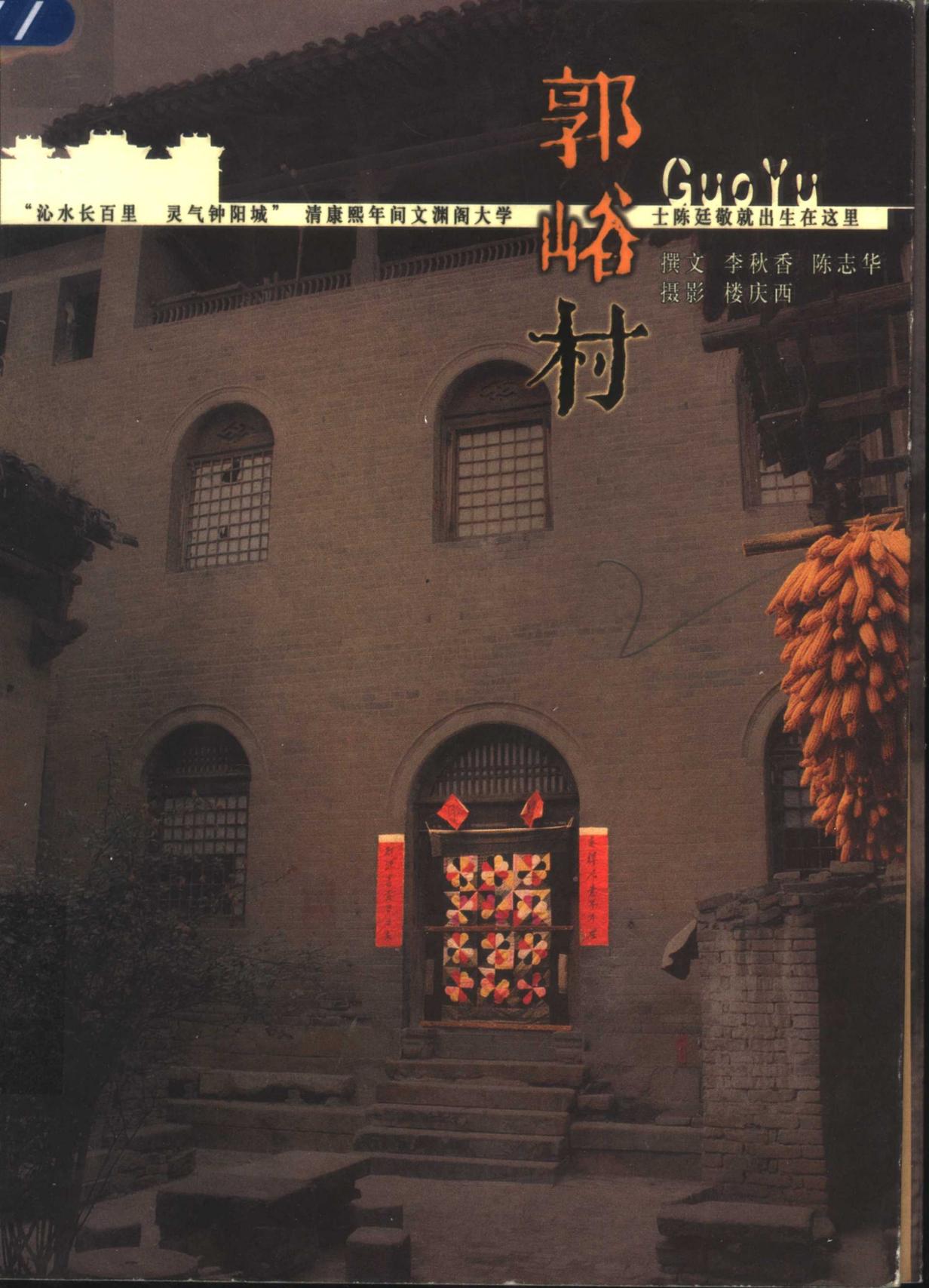
郭峪村

Guo Yu

“沁水长百里 灵气钟阳城” 清康熙年间文渊阁大学

士陈廷敬就出生在这里

撰文 李秋香 陈志华
摄影 楼庆西





中国古村落

郭峪村

◎ 撰文 李秋香 陈志华

◎ 摄影 楼庆西

河北教育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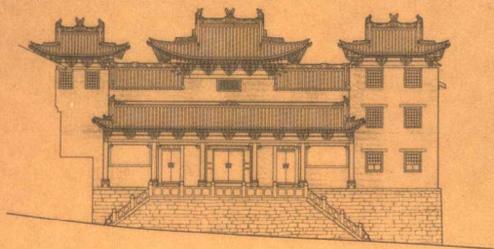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郭峪村 / 李秋香, 楼庆西, 陈志华著. — 石家庄: 河北教育出版社, 2003.10
(中国古村落)
ISBN 7-5434-5207-3

I. 郭... II. ①李...②楼...③陈... III. 乡村—
建筑艺术—阳城县 IV. TU-881.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02) 第096316号

书 名	郭峪村
撰 文	李秋香 陈志华
摄 影	楼庆西
责任编辑	周 蓓
装帧设计	张志伟 张 浩
出版发行	河北教育出版社 (石家庄市友谊北大街330号)
印 刷	深圳(宝安)新兴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20×960 1/16
印 张	12.25
印 数	1-5000
版 次	2004年1月第1版
印 次	2004年1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7-5434-5207-3/J.448
定 价	45.00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法律顾问	徐春芳 陈志伟



郭峪村 (山西阳城县)

“沁水长百里，灵气钟阳城”，郭峪地属山西阳城，清康熙年间文渊阁大学士、《康熙字典》总裁官陈廷敬就出生在这里。郭峪位于晋商之地、煤铁之乡，却能儒贾并举，弦诵之声不断。因处关隘要道而屡遭兵灾，但高大坚固的防御性城墙，终究遮不住樊溪河谷的清雅诗意。

总策划◎王亚民
责任编辑◎周蓓
装帧设计◎张志伟 张浩
内文设计◎谷云燕 徐占博

502312

中国古村落

- | | | | | |
|----------|-----|-----|-----|---|
| 石桥村 | | | 李秋香 | 著 |
| 张壁村 | | | 陈志华 | 著 |
| 新叶村 | 陈志华 | 楼庆西 | 李秋香 | 著 |
| 诸葛村 | 陈志华 | 楼庆西 | 李秋香 | 著 |
| 西文兴村 | | | 楼庆西 | 著 |
| 流坑村 | | 李秋香 | 陈志华 | 著 |
| 庠村 | | | 刘杰 | 著 |
| 秀峰村 | | | 龚恺 | 著 |
| 郭峪村 | 李秋香 | 楼庆西 | 陈志华 | 著 |
| 南社村 | | | 楼庆西 | 著 |
| 楠溪江上游古村落 | | | 陈志华 | 著 |

总 序

中国有一个非常漫长的自然农业的历史，中国的农民至今还占着人口的绝大多数。五千年的中华文明，基本上是农业文明。农业文明的基础是乡村的社会生活。在广阔的农村里，以农民为主，加上小手工业者、小商贩和少数在乡知识分子，一起创造了像海洋般深厚瑰丽的乡土文化。庙堂文化、士大夫文化和市井文化，虽然给乡土文化以巨大的影响，但它们的根扎在乡土文化里。比起庙堂文化、士大夫文化和市井文化来，乡土文化是最大多数人创造的文化，为最大多数人服务。它最朴实、最真率、最生活化，因此最富有人情味。乡土文化依赖于土地，是一种地域性文化，它不像庙堂文化、士大夫文化和市井文化那样有强烈的趋同性，千变万化，更丰富多彩。乡土文化是中华民族文化中还没有充分开发的宝藏，没有乡土文化的中国文化史是残缺不全的，不研究乡土文化就不能真正了解我们这个民族。

乡土建筑是乡土生活的舞台和物质环境，它是乡土文化最普遍存在的、信息含量最大的组成部分。它的综合度最高，紧密联系着许多其他乡土文化要素或者甚至是它们重要的载体。不研究乡土建筑就不能完整地认识乡土文化。甚至可以说，乡土建筑研究是乡土文化系统研究的基础。

乡土建筑当然也是中国传统建筑最朴实、最真率、最生活化、最富有人情味的一部分。它们不仅有很高的历史文化的认识价值，对建筑工作者来说，还可能有一些直接的借鉴价值。没有乡土建筑的中国建筑史也是残缺不全的。

但是，乡土建筑的价值远远没有被正确而充分地认识。一个物种的灭绝是巨大的损失，一种文化的灭绝岂不是更大的损失？大熊猫、金丝猴的保护已经是全人类关注的大事，乡土建筑却在以极



快的速度、极大的规模被愚昧而专横地破坏着，我们正无可奈何地失去它们。

我们无力回天。但我们决心用全部的精力立即抢救性地做些乡土建筑的研究工作。

我们的乡土建筑研究从聚落下手。这是因为，绝大多数的乡民生活在特定的封建家长制的社区中，所以，乡土建筑的基本存在方式是形成聚落。和乡民们社会生活的各个侧面相对应，作为它们的物质条件，乡土建筑包含着许多种类，有居住建筑，有礼制建筑，有崇祀建筑，有商业建筑，有公益建筑，也有文教建筑，等等。每一种建筑都是一个系统。例如宗庙，有总祠、房祠、支祠、香火堂和祖屋；例如文教建筑，有家塾、义塾、文昌（奎星）阁、文峰塔、进士牌楼，等等。这些建筑系统在聚落中形成有机的大系统，这个大系统规定着聚落的结构，使它成为功能完备的整体，满足一定社会历史条件下乡民们物质的和精神的生活需求，以及社会的制度性需求。打个比方，聚落好像物质的分子，分子是具备了某种物质的全部性质的最小的单元，聚落是社会的这种最小单元。我们因此以聚落作为研究乡土建筑的对象。这个研究目标本身规定了研究的基本方法，即以田野调查为主，结合文献考查。

乡土生活赋予乡土建筑丰富的文化内涵，我们力求把乡土建筑与乡土生活联系起来研究，因此便是把乡土建筑当做乡土文化的基本部分来研究。聚落的建筑大系统是一个有机整体，我们力求把研究的重点放在聚落的整体上，放在各种建筑与整体的关系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上，放在聚落整体以及它的各个部分与自然环境和历史环境的关系上。乡土文化不是孤立的，它是庙堂文化、士大夫文化、市井文化的共同基础，和它们都有千丝万缕的关系。乡土生活也不是完全封闭的，它和一个时代整个社会的各个生活领域也都有千丝万缕的关系。我们力求在这些关系中研究乡土建筑。例如明代初年“九边”的乡土建筑随军事形势的张弛而变化，例如江南和晋中的乡土建筑在明代末年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而有很大变化，

等等。聚落是在一个比较长的时期里定形的，这个定形过程蕴含着丰富的历史文化内容。我们也希望有足够的资料可以让我们对聚落作动态的研究。总之，我们的研究方法综合了建筑学的、史学的、民俗学的、社会学的、文化人类学的各种方法。方法的综合性是由乡土建筑固有的复杂性和外部联系的多方位性决定的。

因为我们的研究是抢救性的，所以我们不选已经闻名天下的聚落作研究课题，而去发掘一些默默无闻但很有价值的聚落。这样的选题很难：聚落要发育得成熟一些，建筑类型比较完全，建筑质量好，有家谱、碑铭之类的文献资料。当然聚落还得保存得相当完整，老的没有太大的损坏，新的又没有太多。从一个系列化的研究来说，更希望聚落在各个层次上都有类型性的变化：有纯农业村，有从农业向商业、手工业转化的村；有窑洞村，有雕梁画栋的村；有山村，有河边村；有马头墙参差的，也有吊脚楼错落的，还有不同地区不同民族的，等等。这样才能一步步走近中国乡土建筑的全貌，虽然这个路程非常漫长。在区分各个层次的类别和选择典型的时候，我们使用了细致的比较法。就是要找出各个聚落的特征性因子，这些因子相互之间要有可比性，要在聚落内部有本质性，要在类型之间或类型内部有普遍性。但是，近半个世纪来许多极精致的或者极有典型性村子都已被破坏，而且我们选择自由度很小，有经费原因，有交通原因，甚至还会遇到一些有意的阻挠。我们只能尽心竭力而已。

因为是丛书，我们尽量避免各本之间的重复，很注意每本的特色。特色主要来自聚落本身，在选题的时候，我们加意留心它们的特色，在研究过程中，我们再加深发掘。其次来自我们的写法，不仅尽可能选取不同的角度和重点，甚至变换文字的体裁风格。有些一般性的概括，我们放在某一本书里，其他几本里就不再反复多写。至于究竟在哪一本里写，还要看各种条件。条件之一，虽然并不是主要条件，便是篇幅。有一些已经屡屡见于过去的民居调查报告或者研究论文里的描述、分析、议论，例如“因地制宜”、“就地取材”之类，大多读者早就很熟悉，我们便不再罗嗦。我们追求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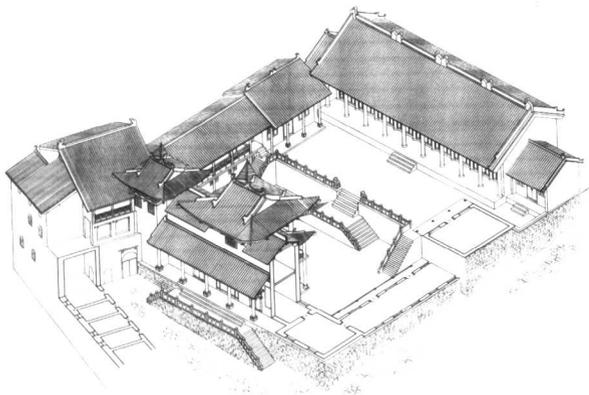
是写出每个聚落的特殊性，而不是去把它纳入一般化的模子里。只有写题材的特殊性，才能多少写出一点点中国乡土建筑的丰富性和多样性。所以，挖掘题材的特殊性，是我们着手研究的切入点，要下比较大的功夫。类型性特殊性和个体性特殊性的挖掘，也都要靠细致运用比较的方法。

这套丛书里每一本的写作时间很短，因为我们不敢在一个题材里多耽搁，怕的是这里花功夫精雕细刻，那里已拆毁了多少个极有价值的村子。为了和拆毁比速度，我们只好贪快贪多，抢一个是一个，好在调查研究永远只能嫌少而不会嫌多。工作有点粗糙，但顾不得了，请读者理解原谅吧！

虽然我们只能从汪洋大海中取得小小一勺水，这勺水毕竟带着海洋的全部滋味。希望我们的这套丛书能够引起读者们对乡土建筑的兴趣，有更多的人乐于也来研究它们，进而能有选择地保护其中最有价值的一部分，使它们免于彻底干净地毁灭。

陈志华

1998年春



五子川子七

西北至沁水去婁嶺界六十里

西至沁水上天村界六十里

西南至垣曲縣鐘鼓山界一百里

五子川子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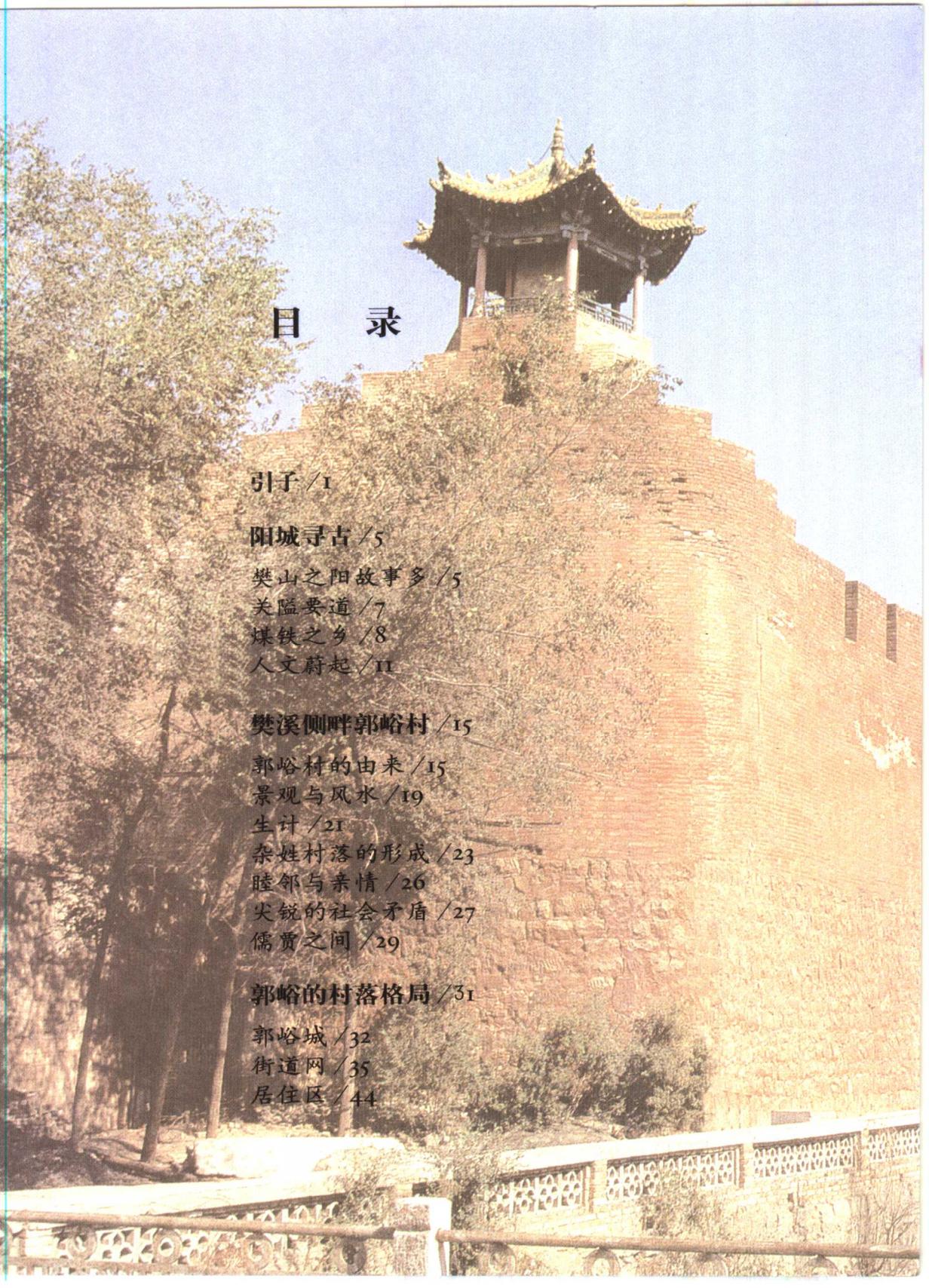
打鐵花行

延君壽

并州產鑄人所知吾州產鑄賤於泥巨鑪熾炭鎔鑄汁打鑄鑄花
 飛虹霓月黑天陰叫山鬼金烏燭龍乍舒尾直疑天使踏紅雲乘
 風欲截銀河水下策無端用火攻拍手笑殺邨邨童珠光迸落救
 不得三日忽憶咸陽宮鑄性雖完鑄有用小佐耕夫大成甕如何
 棄置古原頭鹽鑄有官抱深痛人生行樂直何須聚斲殺人勞歡
 呼此作備者豈達理乃與市僧同豪粗九州一鑄那堪再繞指而
 柔羨若輩君不見冶鑄鑄飛金失性此雖兒戲終當戒

經北留墩弔吳將軍開先

流賊屠生民四海當同仇遊客拍刀起手能斫賊頭北留墩外烽



目 录

引子 / 1

阳城寻古 / 5

樊山之阳故事多 / 5

关隘要道 / 7

煤铁之乡 / 8

人文蔚起 / 11

樊溪侧畔郭峪村 / 15

郭峪村的由来 / 15

景观与风水 / 19

生计 / 21

杂姓村落的形成 / 23

睦邻与亲情 / 26

尖锐的社会矛盾 / 2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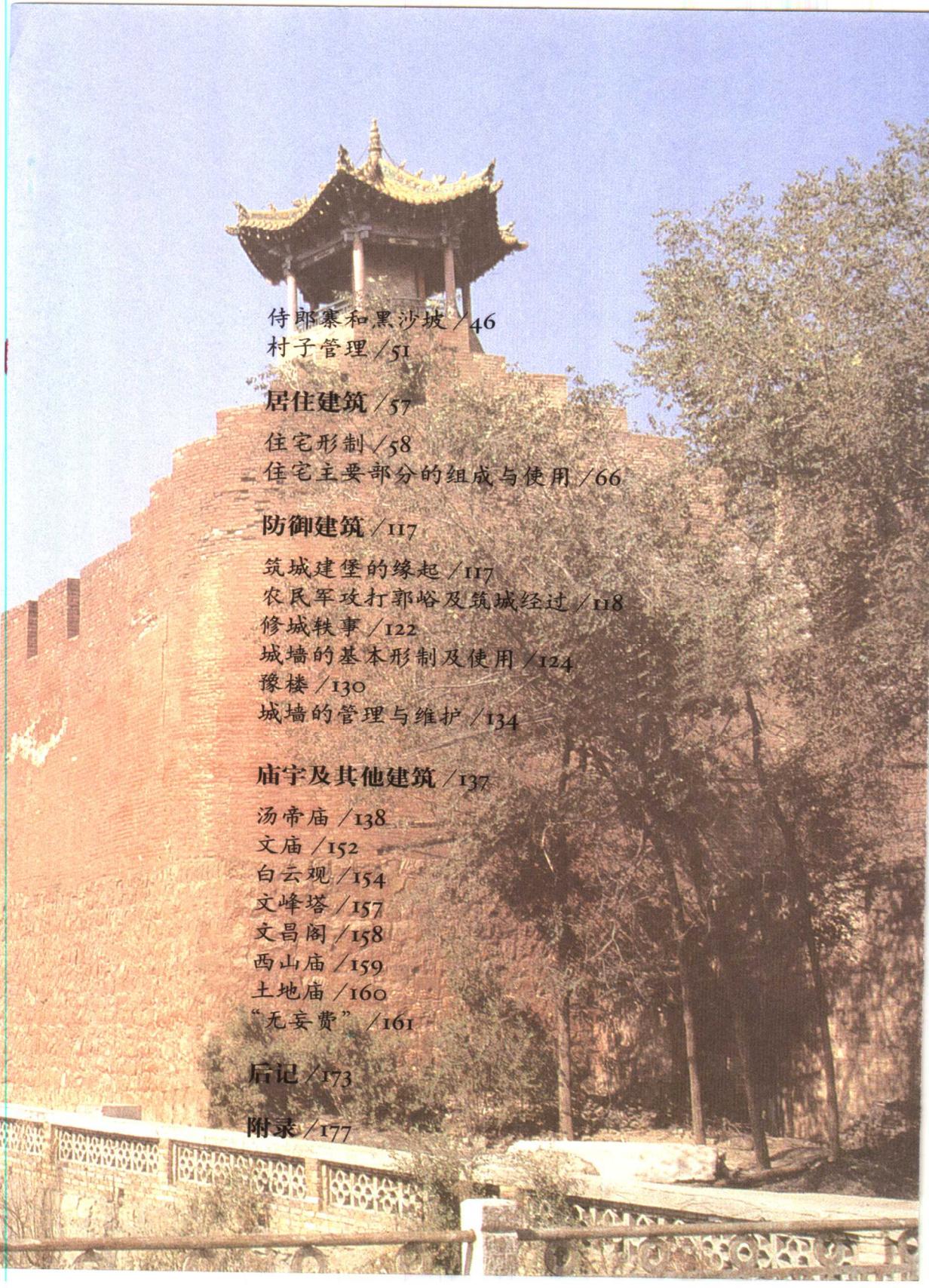
儒贾之间 / 29

郭峪的村落格局 / 31

郭峪城 / 32

街道网 / 35

居住区 / 44



侍郎寨和黑沙坡 / 46

村子管理 / 51

居住建筑 / 57

住宅形制 / 58

住宅主要部分的组成与使用 / 66

防御建筑 / 117

筑城建堡的缘起 / 117

农民军攻打郭峪及筑城经过 / 118

修城轶事 / 122

城墙的基本形制及使用 / 124

豫楼 / 130

城墙的管理与维护 / 134

庙宇及其他建筑 / 137

汤帝庙 / 138

文庙 / 152

白云观 / 154

文峰塔 / 157

文昌阁 / 158

西山庙 / 159

土地庙 / 160

“无妄费” / 161

后记 / 173

附录 / 177

引 子

1999年3月，我们应山西省阳城县郭峪村村委会的邀请，到郭峪村去做了乡土建筑的研究。

山西省古建筑遗存丰富，居全国第一。唐宋辽金元明清，历代遗物不断，是一座极珍贵的宝库。世人最初所知，偏于宗教建筑，如五台山、大同、应县、太原、赵城等地的佛教寺庙、石窟和塔，以及永济的道观。它们的历史艺术价值之高，在国内很难找到可以匹敌的。后来，慢慢认识了明清两代晋商的豪宅，如太谷、祁县、平遥、灵石等地的“大院”，还有商号林立的城市。这些“大院”和市街因为贴近世俗生活，全面地记录了中国经济发展中很辉煌的一个章节，引起中外各阶层人们更大的兴趣。但山西省古建筑的蕴藏远远不止这些，它还有大量奇瑰多彩的设防的和不设防的村落。这些村落不但是更广阔的乡土生活的舞台和更基层的乡土文化的载体，也见证了我们民族很特殊的一页历史。它们本身精妙的艺术成就闪耀着地方工匠的独创性和人们对生活的热爱。可惜，这些大大小小的村落到目前还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知道的人不多，研究者更少，认真的保护就谈不上了。

1997年深秋，我们到阳城去了一趟，本来是为润城镇的砥泊村去的，县博物馆的负责人又热情地带我们到了北留镇的黄城村和郭



◎山楂

◎红枣



峪村。这三个村子大大开了我们的眼界，很使我们兴奋。它们的规划严整，建筑类型多，质量高，特点很鲜明，它们都有很值得自豪的经济史和文化史。在明末崇祯年间，为抵御陕北农民军，他们建造了坚固的堡墙和碉楼。虽然它们已经遭到严重的破坏和改动，但依然有很高的历史价值。这样的宝藏居然还默默无闻，我们做乡土建筑研究的，真是惭愧。或许，如果我们早几年发现它们，它们还可能保存得完整一些。

于是，我们有了去做一个研究课题的愿望。正好。郭峪村具有远见的领导人也希望我们去做研究工作。使我们吃惊的，是他们竟在1995年5月已经自费出版了一册《郭峪村志》，足有二百三十四页。这在全国也许是首创。因此我们相信他们一定是最好的合作伙伴，就决定做郭峪村的乡土建筑研究。

郭峪村位于山西省阳城县县治以东一条南北走向的山谷之中。谷中有一条樊溪河，郭峪村的主体在河的西岸，东岸的侍郎寨和黑沙坡也是郭峪村的一部分。它们的北面半公里路，有一个黄城村，在1917年之前也属于郭峪村。康熙年间文渊阁大学士兼史部尚书、《康熙字典》总裁官黄城村人陈廷敬在《义冢碑记》^[1]里说：“吾所居镇曰郭谷者，连四五村，居人逾千家，皆在回峰断岭、长溪荒谷之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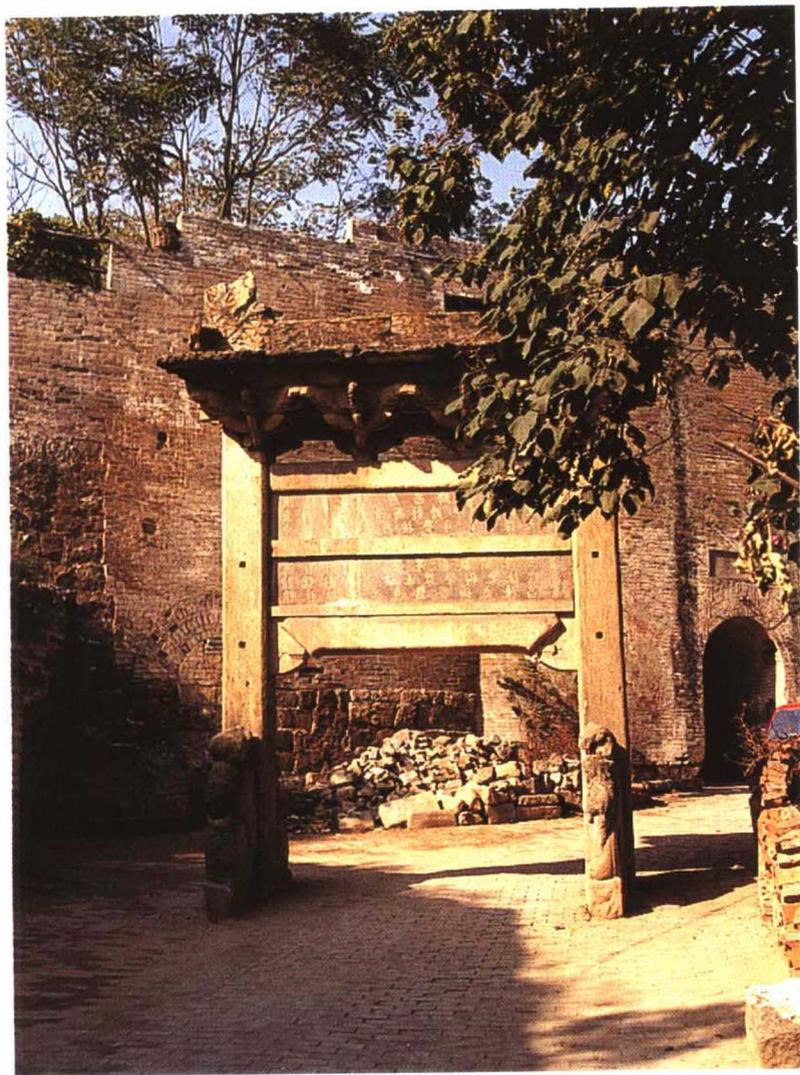
[1]见《郭峪村志》。

直到现在，这些村子的住户依旧保持着亲密的血缘、戚属关系或兄弟般的乡谊。

阳城在晋东南。山西人有谣谚说：“欢欢喜喜汾河湾，凑凑付付晋东南，哭哭啼啼吕梁山，死也不出雁门关。”晋东南虽然赶不上汾河湾那么富裕，倒也不是凑凑付付。它邻近晋南，晋南曾是中华民族的摇篮。尧都平阳、舜都蒲坂、禹都安邑，都在这一带，原因之一是解州盛产池盐。商汤也常来这里活动。后来晋东南曾经有相当发达的商业和手工业，产煤产铁，冶炼业远近闻名。这里的商人是明清两代著名的晋商中的一支，叫做阳城帮。晋东南的文化水平也很高，科举成就甚至超过汾河湾的晋中一带，明末清初，名宦辈出。阳城自古也是兵家必争之地，战略地位十分重要。它在黄河北岸，越王屋山隔岸便是豫北，那里有仰韶、滏池、洛阳、郑州、偃师、开封这些古代文明和政治中心。那儿是古中国的心脏地带。阳城既是中原汉族北抗少数民族入侵的屏障，也是北方少数民族南下的前哨阵地。

以煤铁为支柱的工商业经济，杰出的文化科举成就和重要的军

事地位，这三者交织在郭峪村的历史里，形成了郭峪村的规划和建筑的特色。郭峪村始建于唐，战乱和煤铁经营使它成为一个杂姓村，并且比较富裕。明末清初，它的商业经济、文化和科第仕途到了高潮时期，建造了一批质量相当好的官宦和商人的住宅以及许多宗教和公共文化建筑。村子周围的山岭河谷点缀着一批寺庙佛塔。为了抵抗李自成的农民军，经官宦倡导，大商人捐助，崇祯年间筑起了



◎ 黄城村陈氏家族的石牌坊